



韓文

書序

十五

二十序

十九

書序

~ 16
273
15



同會
攻印

門 16
號 278
卷 15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九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書序

與鄭相公書

元和九年三月鄭餘慶以節鎮興元乃辟孟郊郊冀其妻行至開鄉暴卒墓誌云興元尹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即公此書致謝自意也云元和九年八月丁亥孟氏卒書亦必是時作矣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辭旨惻惻憂慮深遠

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

讀感歎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
 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
 餘資今裝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
 為遺孀永久之賴是歲十月葬郊其費皆出
 鄭相及東野舊往還者以
 其餘財贖養其家東野無子妻鄭氏孟氏兄弟在江東未至先
 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弟鄭
 鄭氏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
 可依仗東野之妻兄弟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
 有孟下或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

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
 物益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
 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
 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下一諮報不宣或
 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
 嘗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帶
 平章事故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
 鄭此又薦於袁後又以狀薦于朝皆
 見集中然袁滋先鎮襄陽後鎮
 南不知公此書在何時作
 伏聞實位尚有關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

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

子舍人樊宗師按本傳不載宗師為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

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

宗師弟宗憲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

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

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

原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

徒不顧世俗輕重樊宗師文辭深澁亦刻退之嘗稱其不蹈襲前人一字

一句句勉乃讀樊所撰絳守園池記則誠然也歐陽文忠公有詩云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

獨出無古今初窮荒搜幽入有無下語詰曲百盤糾執云已出不到襲句斷欲學盤庚書故

唐藝文志載樊集二卷竟不傳通微曉事可與晤語或與

百九十一卷竟不傳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

以作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或

士邊邊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

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

宜得弃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弃遣

側而閣下篋積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篋或作

一作闕少或無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

汗儻謹狀

與鄂州榜中丞書

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時方討吳元濟詔發岳鄂兵二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讓吾儒生不知兵邪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如古名將每戰輒勝其為鄂岳觀察使在元和七年云○又有激昂感憤之氣兼以叙次得推有波瀾有局陣茅坤曰氣味古雅入西漢不假雕琢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始且十萬

作賊巢窟或作窟巢又作巢穴瞋目語難此用莊子說劍全句一作難語非是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頡頏音頡頏

胡江切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

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桴音浮擊鼓柄也國語作

袍字與乘桴浮海音夫者不同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

為聲勢而已日或作月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

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求一旦去文就武鼓三

軍而進之作三作六陳師鞠旅陳師陳師旅旅也

人為師不百人為旅鞠告也親與為幸苦慷慨感激同食

下卒將三州之牧以壯士氣綽抵安州聽

綽謂日以公世將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從事聽曰惟命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

都虞候三牒受之選卒六十人屬聽戒其部將
 日行營事一決都將聽被恩威盡力當時服
 其知權士卒家有疾病斬所乘馬以祭蹀
 公緝厚給之人皆感激公緝命殺馬以祭或曰
 之士乘馬蹀殺圍人公緝命殺馬以祭或曰
 圍人不備耳良馬可惜公緝曰材良性驚
 必殺之蹀躞也漢武帝詔馬奔蹀而致千里
 翹按補注柳氏叙訓及新舊史皆以殺馬為
 公緝為襄陽節度使時事司馬公考異正引
 此書證之云乃鄂岳時事未可知孰議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
 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
 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
 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

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

廣眾會集之中或無會集二字所以羞武夫之顏令

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

在此也而在或無而字臨敵重慎誠輕出

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國

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良或作用非是或無之徒二字又無

下之愈再拜

又一首韓集談兵之文惟此議論最切其妙處直臻神解如四殺兵滿

萬世可行之通議也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
 困頓三州之地彰義節度使管蚊蚋蟻蟲之
 聚感兇豎吮濡飲食之惠兇豎吳捉童子之
 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效力以抗逆明詔
 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
 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
 襄荆許賴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
 勞於圖議圖或作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
羆樁俱切○說文畏懦蹙縮上子六切莫肯
羆獸名羆瘦似狸者

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
 界上奮上或將一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
 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
 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
 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關一作閉○茅愚初
 聞時方食不覺弃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
 能引孤軍單進與外寇角逐爭下且僥倖之
 利哉真或作直非是或無單字○就令如是
 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

風來可畏愛故也

筆力婉而宕其事已是以

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

或有助字夫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

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

之以無倦得形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

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

歲或作月又作序

難慷慨建事所以慮者特日夕寔地不能終始

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

至幸甚

諸本幸甚下復

夫遠徵軍士行者有

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

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

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

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

極言之失若召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

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

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名募數千

公此議極詳

見論准西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

可一作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愆時

賜示及視中丞即度也時憲宗遣度幸甚不

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

田弘正始名典先是田季安為魏博節度

使元和七年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立委政於家奴將士則眾怒脅拜弘正使主軍弘正於是圖其地籍其人以獻于朝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且賜今名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為作先廟碑九年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其年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故曰蒙恩改職事也披一統志魏博二州名魏今為北直隸大名府博今為山東東昌府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

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

一無蒙免二字今按蒙免者蒙

田之庇而得遣免也連上文為句蒙恩者蒙上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下文為句使至

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

郎行弘正子布華已附狀已下伏計尋上

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獲辱薦聞

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

以文字鄙薄令撰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

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

蓋緣久闕附狀求因間粗述下情或無求字

○此謂求楊書記因田之閒為述已意也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

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愧僕射公忠賢德為內

外所宗仰望益尊謙異滋甚謬承知遇欣荷

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任馳

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李尚書名絳以史考之元和十年二月出

刺華州又與公同年故有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又作目乍離闕

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

恩獎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或無伏字

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

竊念旬朔不即獲待言笑東望頌滄有兒女

子之感或無子字非是獨宿直

舍公時以被功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歎歎不能自

禁華州雖實百郡之晉重於藩維然閣下居

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室密以上

聞不妄以疎外自待不下或接過客俗子絕

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黃
日此語亦涉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
也者所當知和宣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
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或作與友人論

○長慶二年六月以公為京兆尹兼
御史大夫授放臺參後不得為例按
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
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
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錄
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尹尚避
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參放
參後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益

是時宰相特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
之特謫公不臺參以嚴紳紳果劾
公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臺
府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出紳
為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訴穆宗遂
置紳為兵部侍郎公復為吏部按貞
元十一年公為西門博士時薦士十
人於陸修李紳在焉紳昧其平昔之
薦而效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
乏者又謂公處紳以附逢吉獨王黃
州答丁晉公書以謂
曲在紳蓋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
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或無京尹郡國之
皆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

韓忠獻公集卷之六

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
 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遣而行何
 况京尹一本亦是以下十九字綴於事須臺
 參之上仍於却不如下添中丞二字
 洪度善云今本顛倒不可讀當从唐本不知
 洪所謂唐本者何如也一日不用臺參以下
 當出臺參二字今按一說皆未安後說雖
 差勝然文意似亦未足當闕之以俟知者

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稍殊異即怪之其於
 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
 有定制也人上或
 有夫字停推巡緣府中福道是實
 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

信類如此亦在太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
 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
 及自修
報或作不
 及修報狀伏惟照察按唐人書牘用照察
 字亦多照作昭非是

送陸欽州詩序

本自此下為第一卷○陸欽州
 也貞元十八年二月以祠部員外郎
 出刺欽州詩并序一
 出刺故退之詩
 以送之云云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
 出刺欽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
 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居一
 作從欽大州也刺史

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

唐欽州漢丹陽

郡地國朝為徽州府屬南直隸

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

九宣使之所察欵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

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

齎谷滌浪以為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

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作州則專而不能成一作

作或屬一旬非是按莊子有周徧成之語則其說得之先一州而後天

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

先上諸本有謂字或轉作為字皆非

於是昌黎韓愈道願一作願者之心而泄其思

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翺

翺華一作美一校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去下

無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句用韻及語助

者賡歌是也有隔句用韻及兮而今在上句

之末韻在上句不韻不兮者賡經是也

有兮而上去復不可以無兮也

有兮而上去復不可以無兮也

有兮而上去復不可以無兮也

有兮而上去復不可以無兮也

有兮而上去復不可以無兮也

有兮而上去復不可以無兮也

有兮而上去復不可以無兮也

有兮而上去復不可以無兮也

太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雷我作此詩歌于達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東野序

按退之貞元十九年與陳給專書云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故呂汲公即以爲是年作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若有不釋然者時東野爲溧陽尉云○退之此文得之悲歌慷慨者爲多謂凡形之聲者皆不得已於不得已中又有善有不善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只是從一鳴中發出許多議論先輩云其源自周禮梓人爲筍簾來信乎謝枋得曰文凡六百二十餘字鳴字四十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信如層峯疊巒如盤

濤怒浪無一句散慢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唐順之曰此篇文字錯綜立論乃爾奇則筆力固不可到也顧充曰此文將率合入天成乃是筆力神巧與毛穎傳同而雄邁過之茅坤曰一鳴字成文乃獨得機軸命世才也前此惟漢書叙蕭何追韓信用數十十字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起句是一艸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金石草木各一句而水獨出因句此是不整齊中整齊錯綜妙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處

作不而無能字○書夔日履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
 鼗鼓合止祝嘏笙鏞以間鳥夏之時天子以
 獸踏踏籥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其歌鳴書太康尺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
 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
 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泗五子咸怨述大禹
 之戒以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
 作歌
 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
 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
 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
 說下或
 有於楚二字非是莊子蒙人蒙梁楚大國也
 地且辭楚威王之聘未嘗仕楚

其亾也楚大國也下詭警甚蓋言
 其國雖大而亾祇因有忠
 不用之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臧孫
 辰即
 魯大夫臧文仲也○謝枋得曰以荀卿與孟
 子非其倫臧孫辰何人亦未見其有道又與
 孟子並立豈可謂之以道鳴此文公應力偏駁處楊朱墨翟管夷吾
 晏嬰老聃申不害以黃老刑名之學相韓
 昭侯著書二篇名申子韓
 非韓諸公子與李斯俱師荀卿善刑名
 法律之學著書三十六篇名韓非子齊到
 齊古慎字○齊到韓大夫在申
 韓前申韓稱之有書四十六篇田駢齊人好
 稱談鄒衍臨淄人著書十萬餘言尸佼魯人
 名重列國燕昭師事之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
 著書二十篇號尸子

以其術鳴已上數人或功利或邪說或清淨
寂滅或刑名慘刻或尚殺伐之計
或專縱橫之謀皆非吾道故
退之稱一術字大有分曉
秦之興李斯鳴
 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
 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
其下或無其字或又無然亦未嘗絕也
就其
其下或無其字或又無然亦未嘗絕也
 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
 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鳴字浮一作淳今按
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文章之
病不應用淳字以美之數以急弛以肆二句
校本刪去二以字然自其聲至此四句當為
下列其第一第四句如此遂使句之短長幾
不可議正與上李巽書相似其意以為必如

是然後為古而不知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
所謂古者不在是也
 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
 者也亂或誤作醜又因醜而轉作詞字或又
無將天下十九字皆非是○林希元曰
此段說魏晉以後如江河之有巨隄得此一
障否則傾瀉無收拾矣孫鑛曰將人題又頓
此一段先寫
出感慨之致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
 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蘇源明京
兆武功人
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
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論德出為東平太
守數陳政治得失帝嘉其切直後以秘書少
監卒元結字次山漢州人少不羈年十七乃
折節向學天寶十一載舉進士蘇源明薦之
結上時議三篇帝悅代宗立授著作郎所著

有元子十篇餘詳前見。其存而在下者孟
 謝枋得曰此六句包括多。其存而在下者孟
 郊東野始以其詩鳴。錢福曰從許多物許多
 說來無非要顯出孟郊以詩善鳴至於末
 段吁嗟咏嘆有不盡之意文之變幻者無過
 此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
 漢氏矣。魏晉或作晉魏或無古字氏矣字皆
 非是。○三句總收前意不懈二字有
 酌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
 信善矣。或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左傳云
 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公雖未必用
 此語然亦偶合也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
 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

而使自鳴其不幸邪

此兩句嘆咏有味斷盡
前面聖賢君子之鳴當

時必先有此兩句。林希元曰歷叙各陶以來
 及孟郊明是自列於古人與孟子卒章同意
 文字變化甚妙然謂人物之鳴三子者之命
 皆出於不本則牽強人多不察。三子者之命
 則懸乎天矣。則下或有字非是若果有有
 則下或有字非是若果有有

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二語甚
占地步

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

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釋或作釋然者或作者
然云顧命王不釋或作

不釋釋猶開釋也今按不釋然者語本莊子
 或本非是以解或無以字亦非是。○韓文無
 一字無照應一路到此結出不平二字來黃
 震曰歸宿有味謝枋得曰序因送孟東野作

結歸東野本身上只兩句此文章之妙

送許郢州序

或作送許使君刺郢州序仍注仲興二字或作志雍

○按志雍安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頓節制山南東道郢於山南為屬邑是時頓歛民方急公因志雍之行序以規之公貞元十八年上于頓書故云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頓此序十九年作也○按唐史于公多刻退之獨托以諷其言懇其意微唐順之曰此文作兩段後總收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有頓字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

爵位通

要上或有也字問或作聞

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

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

或無喜字○以上括總與于襄陽書

意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

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

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

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

世下或有出羣字○

孫鑛曰先舉後後諷得諫納之體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

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

小人之所不為也

事不從謂不為能事言之也○茅坤曰交淺而言深故

紆曲紆曲故於使君之行遣刺史之事以為于公
 如此贈送許公都為于公贈言大奇凡天下之事
 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一篇太旨為刺史者
 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
 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
 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
 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繇或作
作怒皆非是○黃震曰愚按刺史漢監司之名在唐則為州猶今太守之稱蓋守郡者也
觀察使唐監司之名本朝始去其權僅存虛號在唐則專有一道之兵財權重於今之監

司者也觀察使既專有兵財其征取於支郡
 之刺史猶今州府促縣道財賦之類也征取
 之欲無厭生民之出有限公謂府常急於財
 不可謂州常私於民不可謂府既急於財而州又
 不私於民則竭下奉上患將安極此事豈可
 使州與府同邪郢為襄陽支郡而為襄陽者
 于頗公主人也故勉郢州以應襄陽之需殆
 非公論否則公客於于見觀察使督賦支郡
 之難而未知郡督賦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
 百姓之難尤可念邪或無下刺史曰吾州之
 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其字刺史曰吾州之
 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
 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
 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以獨急或其

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上其字當作某字前下或縣之無之字非是既一作即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信或作從非是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茅坤曰規字杜于公在內婉而諷

送竇從事序

竇平貞元五年登進士第扶風平陵人○茅坤曰奇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或作越以下又重出越字考之非

是或無甌字亦非越或作粵漢書地理志百越之人皆禹之苗裔注言非一種也於

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堪輿書星紀吳越也疏云十一分

蓋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而國屬焉越同年度受封故同星紀之次又牽牛發

為揚州之域公所指連山隔其陰鉅海蔽其陽鉅一作敵氣上蒸也又作敵云橫槌也謂鉅海敵蕩其南也今按敵微扣字書訓以橫槌而漢書注又訓槌為發動蓋不以杖末奮擊但以杖身微扣而發動之所謂橫槌也海之為物最鉅其所震蕩豈微扣之謂邪作敵亦非是但當作敵乃當抵對捍之意與上句隔字正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

自古俗維一作皆鳥作鳥居作夷氣一作俗
 又言此以見其風氣之惡自是兩事故下文
 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也或本皆誤古或作
 非是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
 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
 海之饒固加於初瘳一作疾瀕或云瀕也篆
 瀕河十郡只用瀕字加於或作如其非是今
 以上文考之此當言其氣俗既變生物益蕃
 之意若云固如其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
 則却是未曾變矣
 東西州焉之之諸本無復出之皇帝臨天下
 二十有二年臨下或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

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貞元十七年以工部
 使署從事扶風竇平一統志漢右扶風與京
 陝西鳳翔府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
 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
 人賦詩以贈之實牟字貽周貞元二年於是
 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
 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我或作已補之遠諸
 於行遠或無行之本之或作於或作我
 之二字皆非是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貽
 或有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
 宗二字

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韓詩外傳鄭國之俗

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菽
除不祥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
巳時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古致
自饒覺筆墨亦有樽俎雍容之風茅
坤曰
風雅

與眾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

也正一作節尤一作先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

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

閑暇肇置三令節舊史貞元四年九月詔正
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

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
又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代正月
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癸未間
公為四門博士其二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
朝始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
置手

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宜其和感其心成其文

者也飲上或無屬字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

下或有少儀二字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

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醴學序

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斤夷狄之新聲

襲衣危冠與與如也行戶郎切序行一作有
序與與音餘或作愉愉

序與與音餘或作愉愉

序與與音餘或作愉愉

序與與音餘或作愉愉

非是○詩我黍與與淮南子善用有儒一生

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儒一或作一儒以或作而

坐于鐘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見家賡之

以文王宣父之操文王操見史記孔子學琴於師襄事宣父操如將歸

倚蘭龜荷蘭龜也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

想舞雩之詠歎月令章句論語浴乎沂自上也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

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下蓋出此也

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

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下第序

暉或作暉或作暉皆非者○序云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

于南謂齊映也以唐宰相世系考之映兄第六人昭映映暉照煦又按登

科記映大曆三年昭貞元十年暉未有所謂暉與暉者登暉先進士第曾

或暉邪更詳之○通以古道立論及及覆覆語意自相終始唐順之曰大

聖已嫉時之論而入齊生纔數語只看他操縱如意處孫鑛曰激切慷慨

可以吐齊生不平之氣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

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也
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故上之人行志擇謚

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已慎行確乎
其無惑於上也或無故字一之字是故為君

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
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或無詳及道之

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黜舉字之事載之傳
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或無下而字○左傳

晉侯問歸焉稱解狐其難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

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見一善焉若親

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
去也或無二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

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
皆有人於是有違心之行有佛志

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
然或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

人矣島瘁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
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不亦勤乎島瘁猶鳴呼也按諸

古文於乎，鳥虜嗚呼，皆一義或作於是乎，非是為有或無為字為人嚮道諸本皆同，但嚮或作鄉或以人為仁，殊無文理，蓋所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為之，作嚮道者謂指引其道略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長之徒是已，其作鄉者亦音向與兵書所謂以鄉人為導者音義皆不同也。○詞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入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已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親其下或有所字甚好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

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過接特便甚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南，之兄或無之字于丁或有一鎮字非是，按齊映以貞元七年由桂管改江西是時洪州只為江西觀察朝之碩臣皆使至咸通中乃有鎮南之號耳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黃震曰齊暉之兄為相有司以嫌不取之登第公謂其生于私夫取舍于其人可也

于其勢而取之私也于其勢之可嫌而故舍
之亦私也公之論精矣然舍之私尚猶愈於
取之私孫鑛曰滿紙溫靈矣都於齊
生身上寫出一番和雅方纔得體
吾觀於
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歟矣亦莫計其身
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
以問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
既至矣一作既
屈矣一作既不
得志矣今按上文曰我之未至也下又曰吾
我未也則此作至為是未下或有至字
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
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突然而來突然
而住大有神力
絕奇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
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
以為戒作觀或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
是弗利於是科也經下或有者字
獲下或有其字今將易其
業而三禮是習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
之別有又經有二三經有二一經
有二三禮有二三傳有史料凡禮記春秋左氏傳
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
羊傳為小經三禮科
貞元又下年二月置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
以為鄉榮將下或
無以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

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其下或有儀字非是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義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離矣科宦有利不利邪

誦其習其成金無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

此序貞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愿

西平忠武王晟之子盤谷詳見又卷盧郎中雲夫寄示詩按此序孟州濟源縣有石刻其間小有異同唐人跋云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云云歐陽集古錄曰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為當世所宗

師故但云知名士也然當時送愿者為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此文三疊長短錯落逐段布置逐段結構亦復逐段聯絡佳絕蘇軾曰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樓助曰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下節是形容閑居人下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都結在人賢不肖如何也一句上終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其實非李愿言此又別是一格體景厚曰前而一說仕一說隱俱有著落後一說不安於隱求進不得者之所為是無著落若更大丈夫處世斷不出前二者茅坤曰造語形容處能鏡六代之長技

刻節郭璞注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嫱西施
 施芳澤正蛾眉設笑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
 日流眺韓公以黑
 為緣其意則同
 太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
 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
 天子諸本作主上或
 無所字下文於時
 者之所為也同此
 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
 焉不可幸而致也
 此見公非以隱為高者又
 下得便捷似斷而不斷妙
 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
 遠望一作坐茂樹以終
 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
 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
 之一作所非是○
 許多閒適之態郭正
 域日寫出個中妙
 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

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
 二與其下或無有字
 ○此隱士自得之語
 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
 亂不知黜陟不聞太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
 為也我則行之
 林希元曰凡送隱者必左仕
 了仕者議論平正且曲盡世故人情其
 間又多格言是命世之文非苟作者
 伺候
 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愁
 起
 上七思切下七余切○
 口將言而囁嚅
 上
 舌切又而舌切下女居切又音如
 處穢汗而
 不羞觸刑辟而誅戮
 穢汗一作弗差辟一作法
 穢不羞

俸於萬一老歿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
 何如也林希元曰只以下句收盡一篇意都
 是也茅坤曰結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
 有神力有含蓄
 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可以稼諸本作惟
 盤之泉可濯可浴浴一作湘攷之說文云湘
 湘字亦通但此文自如往而復以上皆二語
 一韻以稼吐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
 月易恒卦卜家攷之亦合古韻獨湘不可與
 泉叶故只以浴為正爾曰公論論筆解浴乎
 近作在平沂則又屬傅會矣洪慶善云石本
 在濟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可濯可湘一

何甚明其大歸只為盤之阻誰爭子所阻曲
 及湘字不可信也
 窈而溪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似前復
 而復至其後也極善形容嗟盤之樂兮樂
 寄深繚曲四字其妙可想
 且無缺缺石本及諸校本皆作央注央盡也
 諸校本多從石本而石本亦多無理未可盡
 信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貞元中所
 刻以集本校之或大小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
 當時之物始存之以為佳玩其小失不足校
 也謹公此言最為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
 為正如水門記溪堂詩予已論之南海廟劉
 統軍碑之類亦然
 其謬可攻而知也
 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

無不足兮奚所望則或膏吾車兮秣吾馬從

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歌詞精峭似離騷

尤灑落送牛堪序此篇或在後卷之首○公時

貞元十九年作

唐人登第無進謝

替於此可破唐順之日

此篇文字意格異常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

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

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

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

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

其門者門上或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

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抑一作

字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

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

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

者其將有以哉或無違眾而求識立奇而取

名非堪心之所存也衆一作由是而觀之若堪

朱熹曰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奮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格來之其皆微矣劉辰翁曰感慨古今若與燕趙豪雋之士相為吟嘯嗚咽其間一涕一笑其味不窮郭正域曰妙在轉折意在言外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兀然而起以董

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

適茲士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勉一作行

是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

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性下二有情字○林希元

曰振轉應篇首燕趙多感慨意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

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聒以吾子之行

卜之也於古或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字今按篇首云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

諸本作古所云語乃相應作吾所聞猶為近之而語勢已微矣若曰吾所云則都無來

歷不成文字必是謬誤無疑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

矣為我吊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

時屠狗者乎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邯鄲西數里今墓亦在邯鄲荆軻至燕愛燕

之屠狗者高漸離且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

○茅坤曰有馬遷風度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帝可以出

而仕矣

結極瀟灑更雋永有味唐庚曰屠狗乃不逞之徒遇真主而興若漢樂翁

可也故語以明天子在上而勸之仕

贈崔復州序

公此序大槩與送許郢州之序同郢復在唐皆隸山

南東道兩序皆言于公頤又皆言民窮歛急意必有所屬也頓時為山南

東道節度使云較許郢州序尤涵蓄意味淵然黃震曰此書可謂善為

詞於上下之間者謝枋得曰觀祭使賦歛苛急則為刺史者見其難而不

見其榮觀察使賦歛寬緩則為刺史者見其榮而不見其難以此諷諫于

公最切錢福曰用意有勢構句雖屬巧匠真是怪怪奇奇鞭風霆而走龍

駭者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

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

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

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

文上或有大字○長史司馬刺史之

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

○茅坤曰起屠狗欲說刺史之難為先說刺

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

苟有不得其所能身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

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

或無苟有二字或無有字○添著之

庭二字句法便參差有致謝枋得曰非知甲里小民之疾苦者不能言虞集曰兩段只是

一段此文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

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

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

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州或

縣下或有複出縣字皆非是此數語是下

篇精神結穴處虞集曰當時郡守多以使家

徵求之急不得寬其民力崔君為復州其連

帥則于公好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

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

者將在於此乎崔君之仁上或有愈以為三

意何等蘊藉虞集曰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

游于崔君慶復人之辨蒙其休澤也於是乎

言精間

贈張童子序子下或有六曹字○唐制

明經之得難而童子之得易蓋勉以

其所末學云○文極密達前此置科

事易近俗非大手筆不能有此茅坤

天下之以明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

始自縣破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
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
之所升又破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
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
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
所升而破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
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
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
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

太說或無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
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
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
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
身不得與者焉之老二字或作者○唐順之曰只科舉常事叙得何等頓
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
立于二百之列有百人字又二年益通一經有
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衛兵曹謂左右
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

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
 長隨父而寧毋歲不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號
 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
或作洛陽及鄭或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
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
元八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蓋十年
也公十年會往河陽爲墳墓見祭老成或序
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鄭人邪今按反字謂
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以北
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
 童子亦榮矣聞或作文羣吏或說作郡
 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詩詩以嘉
 童子亦榮矣吏今本併訛吏爲馬其失

遠矣○下都即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
 雍陝號蒲洛也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
 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
 成人之禮焉與或作於禮成人之禮非盡於
 童子所能而已也茅坤曰省然則童子宜暫
 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自進
 於道至此一段文字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
 方有擔當筆力老健公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童子時慕同
 人也亦升於禮部故謂俱陸公之門人同
 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處與

上或有出字非是。○禮檀弓子路去魯謂顏
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處我。○下結
用事極韻

送浮屠文暢師序

公時為四門博士作
遊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
當少安草序頗排詩蓋謂此也。○此
等文是退之表裏六經處然其意已
盡發於原道一書故詞句不無雷同
呂祖謙曰只就文暢身上說極好處
猶有不盡餘韻林希元曰此篇固其
所明通其所蔽其法得於孟子自董
仲舒以後無人說到唐順之日開闢
宛轉通篇似一直說而前後照應在
其中茅坤曰命意極高故迥出諸家
而開闢變化頓挫
起伏不失尺寸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

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儒名或作名儒非是如有墨名而

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

游乎之名或作其名而是或作則是揚子雲

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

法焉下揚子雲二下浮屠師文暢喜文章或無

字或係無浮屠師三字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

於縉紳先生以求詠詞其所志或貞元十

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

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
 多如是邪請或作序所悟其無以聖人之道
 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告下或無之
 排倒衆人矣呂雅山曰凡辨難攻擊人須拿
 著下件大把握柄孟子語梁惠玉以仁義齊宣
 王以王政皆是此義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
 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
 就身轉起句法極情利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
 為之盛其心有慕焉事為或作禮樂拘其法
 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曲說挽人如

徒者亦無痕迹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一帝三王之
 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
 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滋而語之
 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行上或有
 河或作河江瀆告之或無瀆之二字告工毒
 切○虞集曰只此數語天地萬物一理都括
 盡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
 後知官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歿
 者藏粒或穀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
 樂刑政大或作過大乎或施之於天下萬物

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為下或有之字。○虞集曰：此篇極詆浮屠，特語意含蓄，不露讀，者不覺耳。如「孰為而孰傳」之句，分明是貶浮屠，然止此一句收繳，何等渾深。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脫或作免。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成與禽獸異者，宜

可不知其所自邪？所自句應上，聖人者立打動得緊。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不為上或有無而字為下或有之字。悅或作惑，弱或作瀧，告人或作告之。○茅坤曰：錄前種種作結尾變化，劉向者也。又連用下字，偶也。字如破竹。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請或作詩，非是。○到底文暢只是喜文辭，非真能慕道如此。結言簡意盡。

送楊支使序
或作送揚入弟支使歸府。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

常少卿楊憑為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奏碑儀之為觀察支使此序乃貞元二十一年公在陽山作也又嘗為別知賦送之。通篇以客形主甚有風趣。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嘗或作常與之游者一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下或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或無於字於下或有其字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

信而得其為人矣盡或作得或別有得字在盡字下愈未嘗

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

之也以上句句是說客今中丞之在朝中丞楊憑

字虛受一字嗣在號州人登大曆進士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

而鎮茲土也而鎮或無而字鎮或作領有問湖南之賓客

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宜州也知其

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為

於陽山貞元十九年十一月公貶連州陽山令然後得謁湖南

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

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
 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
 林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一本無
 是知以木下平七字一本并無謂其言而見其
 行七字一本於幕下即云及之使之來也聞
 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而又後之
 不失矣支使智足以造謀皆非是而後之
 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
 以輔其質安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
 朝也賢或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
 之心也勤或作勸心也下謂戎為邑長於
 有非文則不能下字

斯而媼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平詩者歌
 以繫之

送何堅序

堅下本或有歸道州字○文

神曰其旨甚漫於中咀

何於韓同姓為近

於或作與○按何氏出周

代孫食采於韓為列侯韓王安為秦所滅

以逢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

士堅為生生博士為同道

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

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

不_上或_或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或_或無_無賢_賢有_有志_志字_字

元十九年九月以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遷於湖南為屬州湖

南楊公又賢也或_或無_無湖南字又_又子_子揚_揚作_作陽_陽皆_皆非_非是_是○_○揚_揚楊_楊也_也詳_詳見_見前_前房

注堅為民堅又賢也或_或無_無下_下堅_堅字_字湖南得道為屬

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

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

揚_揚或_或作_作吾_吾聞_聞鳥_鳥有_有鳳_鳳者_者恒_恒出_出於_於有_有道_道之_之國_國當_當陽_陽非_非是_是

漢時黃霸為潁州是鳥實集而鳴焉州_州下_下或_或有_有守_守字_字

是鳥或作是鳳鳥也○漢書黃霸為潁川守

課農桑恤孤弱百弊振舉在郡今年有鳳凰

神爵降治為若史可信史_史或_或堅_堅歸_歸吾_吾將_將賀_賀其_其天下第一

見鳳而聞其鳴也已或_或無_無已_已字_字

送廖道士序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豫

峭刻寫得冥冥杳杳忽忽悠悠絕妙

文字何孟春曰文體如貫珠只此一

篇開承叔門戶孫鑛曰字精銳勢

極濛濛故語不多而趣味無盡

又岳於中州衡山最遠衡_衡南_南嶽_嶽也_也詳_詳見_見前_前南方之山

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或_或無_無之_之字_字高_高字_字衡_衡下_下

或_或有_有最_最遠_遠而_而獨_獨為_為宗_宗其_其神_神必_必靈_靈衡_衡之_之南_南八_八九_九

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馳其最高而

橫絕南北者嶺非或無峻水清而益五字嶺之

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或

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窳州下或氣之所窳

盛而不過或無必蛇蟺扶輿磅礴而鬱積於

元切又音宛蟺市行切又音善磅音旁磅音

薄○選虬龍騰驤以蛇蟺蛇也蟺蚯蚓也

又屈曲貌子虎賦扶輿猗靡注淮南所謂曾

折靡地扶輿猗委也雅子將磅礴萬物以為

二注磅礴猶混同也沈佺期西嶽詩磅礴衡山

礴壓洪源公所言止皆積氣之貌耳

之神既靈而柳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

蛇蟺扶輿磅礴而鬱積鬱上或其水土之所

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楠

柚之包竹箭之美干漆之名材不能獨當也

或無茅及楠柚之包又意必有魁奇忠信材

字當下或奇字非是

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

勇決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學或作教○柳

岸云交州多南金珠璣瑋瑁象犀其產皆奇

俗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

厚孝節忠信以質乎中而文乎外固鍾於

韓昌黎集卷三十一

十一

德者邪其意與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

公此作畧同而容寂多藝而善遊登吾所謂魁奇而迷溺

者邪洪下或有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

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

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進士王含○按序云

建中初天子嗣位當作於

德宗之世次前後篇當貞元二十年

云○一篇純用借局大有興起謝初

得日只從醉鄉記三字得意變化成

一篇議論下字影伏此文公最巧處

材希元曰是無中主有文字超偉奇

絕茅坤曰轉掉如弄蛇如與雲總之

不遇之感借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

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王績字無功隋

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含蓋其子孫云○

起甚宏謝枋得曰此舉其先世遺文作議論

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

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

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乃上或有然後字或

無發字○從醉鄉引得阮若顏氏子操瓢與

簞氏下或有之曾參歌聲若出金石莊子曾

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

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

昏冥之逃邪何下或有事字○呂祖謙曰有感慨有議論即彼形此隱然有

不少足於醉鄉意茅坤曰推上吾又以爲悲醉

鄉之徒不遇也爲字疑衍○悲壯合王建中阮陶三人故著一徒字

初天子嗣位大曆十四年德宗即位有意貞

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

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廷上或有朝字吾既悲醉鄉之

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或無今

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披吾猶將張之況文與

行不夫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憊乎吾力不能

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

飲酒其世或作於世於其或作於是○不脫醉鄉今與之飲

酒有無限意

送孟秀才序

或注瑄字古滿切○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

試洪鐘待擢賦孟瑄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瑄嶺南異物志一卷其嶺南人

歐據序云今年秋見孟氏子於然其

十月吾道於衡雁以之荆此永貞元

今年秋見孟氏子瑄於邠年甚少禮甚度手
 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
 有不能吾固心存而且識矣度一作修識音
 其十月吾遣於衡潭以之荆梁累見孟氏子
 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或作
益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
 疆而授之以就其志況其請之煩邪疆而或
 非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
 折肱焉左傳晉范氏中行氏將伐公齊高疆
折肱為良醫惟伐君為不可

我以此代君君其要在謹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
 在此矣與吾將疆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疆而拒
 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而況其細者
 邪

送陳秀才彤序

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
 史出為陽山令過潭州
 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從
 掾江陵送彤舉進士太意以彤之為
 入不待及其文而可見也
 彤後以元和十二年登第

讀書以為學續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鬪靡
 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非以或
無以字苟

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之，下或有於字。○楊湖南，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憑也。頎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願音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矢也。文情曲折似良馬走坂，步履不矢。如是而

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破其文。時公為致官則

何信之有。諸本何下有「不」字，非是。○朱熹曰：「此文意斷絕，不相承應，每竊疑之。後見謝氏手校本，卷首用建炎奉使之印，未有題字，云用陳無已所傳歐公定本，雖正乃刪去。此不字初亦未曉，徐而讀之，方覺此字之為礙，去之而後一篇之血脉始復通貫，因得釋舊疑。」故吾不徵於陳而陳

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吾一作「吾」，下同。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志上或，有其字。

送王秀才序

或作王損。○宏鉅不作細響，唐順之曰：此是立主意。

之文而緊要全在好舉孟子之所道者下句茅坤曰通以孟子作主是退之立自巳門戶故其文有雄視一世氣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或無為字大而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分或作引此草書之誤他本可證也○如此起論是文家極占地位處句窮之文不戰而屈矣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喜稱子方之為人故下或有莊字莊子有田子

方荀卿之書諸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卿下或無之字○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太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蓄一國不能獨容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儒效篇云非太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名字或作各耳馯音寒○按史記子弓作子弘漢書作子弓又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弓傳授之序與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此不同侯攷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書上或有師字非是吾或作余

太原王頃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
 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浴河而
 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
 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遲疾或作疾遲幸或作得故
 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
 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
 也總只誦世原未真許王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
 始今頃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
 穢知浴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一結冷語不盡

荆潭唱和詩序

此謂裴均楊憑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
 丁卷諸本作裴均非也均字君齊貞
 元十九年五月為荆南節度使憑十
 八年九月為湖南觀察使荆即荆南
 潭即湖南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為
 江陵法曹詳見外集河南同官記○
 唐順之曰此與盛山詩序本敘事只
 畧用數句議論引
 起茅坤曰雋永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

業業武作集○卒業字因仰而言曰夫和平

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

而窮苦之言易好也之言或作者之語非是

景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艸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至若或作若至氣滿志得或作氣得志滿何孟春日韓退之序裴均詩云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艸野歐陽永叔序梅聖俞詩大意本之謂非詩能窮人始窮者而後工也東坡贈惠勤詩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他日答陳師仲書又云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足下獨言詩不能窮人為之益力詩日以工安知不以此達乎宜和中陳與義以賦墨梅詩受知徽宗遂登冊府而叙其集者遂有詩能達人之說前此陳無已序王平甫集亦曰詩能達人未見其能窮人也春日窮達有命詩何問哉第天鬼文士例多命窮而措大不能忘其愁思之聲與怨刺之言耳今僕射裴公

開鎮蠻荆統郡惟九

或無僕射裴三字○荆南管夔忠萬澧朗涪峽

江陵九郡也

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

之南

或作南之

德刑之政竝勤爵祿之報兩崇乃

能存志乎詩書寓辭平詠歌往復循環有唱

斯和搜奇扶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

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

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

鬼神或兩作神鬼

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

咸可觀也

屬音蜀吏屬之欲切在或作有非是

定乎施之樂章

紀諸冊書從事日子之言是也告於公謂裴均

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端公李益字君虞大曆四年登第出身有心疾不見用後竟在幽州劉濟幕序

云今相國李藩也公因益來東都序以送之益勉其歸使為濟言率先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也○文本送李端公通篇只說司徒奇虞集日命意高結體奇轉挈從天降郭正城日作文要於世道人心朝綱民俗有關係方可言用世之文苟辦諛人而已者恥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

年下或有一春非今按

是年春公猶在江陵安得有借愈嘗與借朝

元道語○元年元和元年也

貞元二十一年三月三日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

里至每進益恭或作狹及郊司徒公紅帔

晉鞞袴握刀左右雜佩亦作靴刀或有一在

字而讀連下文左字為句揣其意當云左握刀右雜佩是不應謂握刀在左亦不應唯右有佩也在為衍字無疑或以左右為在右然禮疏云蓋劍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為便則刀不當在左右雜佩當自為一弓鞞服鞞丑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

一作鞮或作在一作張引說文云弓施弦為張今按鞮服皆弓室也然詩云言鞮其引又曰交鞮二弓則鞮字又可通作虛字用矣此引鞮服謂納弓於服耳況弓云施弦與否於服無利害矢插房左傳抽矢納道一張非是矢插房左傳抽矢納道一作實非是○寫司徒郊迎光景筆筆如畫深得太史公髓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卒上或有及館又如是一句今按此據次弟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嚮若至館如此即是常禮不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刪去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出即客一字為是

云文粹亦有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

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

乎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

句若然則下文不應便重出如開元時乎一
句況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而上無平字即
又不成文理○按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
安祿山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
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甲子終矣公此序
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為之故云○以時且論
治亂大奇與孟
子五百年同法
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
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
乎何等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
命意

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將客作說端公

歲時來壽其親東都益父時官洛陽東都之

大夫士莫不拜于門或無複出東都字大其

為人佐甚忠州從事意欲司徒公功名流

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佐謂幽州從

滲

漏

平

唐韓昌黎集卷第二十終

